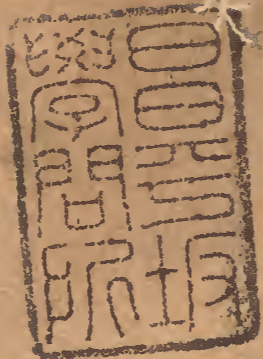


五代史

傳廿六之三十一

六



漢書門				
一	一	四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函	六	書	
六	三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604	
冊數	12(6)		
函號	281	15	



非
藏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宦者傳二十一

傳 猶安焉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闈為內常侍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闈為內常侍

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隣承業不忍殺匿之解律寺昭宗

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

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注文盛高齋傳女冊校

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齊幣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奇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立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

之辭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後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歐寶踏罵曰閻寶朱溫之賊家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譎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答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

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王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為

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晉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屠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以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楷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

傳故其事亦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
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辨士之談而文字不
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
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始非宦
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
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
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
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
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則後若
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
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
者日益牽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國

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
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
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
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
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
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
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
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挫而
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
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
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
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

之岐梁兵圍之二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
梁主承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
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
潛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
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
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復其轍也可為悲夫莊宗
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有
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逆殺大臣黷賣
弊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懼黃門內養之徒也
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
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
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異心者自紹宏

也郭崇韜已破賊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
死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
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足然取唐而代之
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終之宦者亡竄
山谷多削髮為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
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
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
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
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
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怒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
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路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文之禍

非一日必何人之驕怠而漫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臣者莫暇施為其為大害者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終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雜傳二十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宣公發傳汝舟按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達元達子曰紹昂紹昂子曰景宗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宗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宗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文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土馬疆而積者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鎔生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發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

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元年
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
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
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前翦寇都團練使馬
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
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出井陘鎔又求
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傳之婦美而淫之
匡傳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斬不敢還
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
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
將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
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

鎔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鎔去衛從晨請館尉坐定甲士自
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
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
無能為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
閉門大譟天雨震雷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
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
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傳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
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明盟鎔遂與晉和
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磁三州乃為書詔古本作格鎔使絕晉而
歸梁鎔依違不決一作晉將李嗣昭復取洛州梁太祖擊敗
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
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

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
將傳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
式辨士也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
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
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
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
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
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
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
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
六公撫有此士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衣
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鎔和以子

昭為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
喪諸鎮皆吊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遽言趙王有異志是時
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
杜延隱監魏博將夏誣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
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
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
常以兵從鎔德晉其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為壽莊
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為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
女妻鎔子昭誨鎔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他兵攻
趙常藉鄰兵為救當是時諸鎮相弊於戰事而趙獨安樂
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為嬉游鎔尤驕
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將西

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曰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鵬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君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鎔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妻林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

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軍士有德鎔者藏之於中亂定髮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具名崇德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季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季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

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
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
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將未不知所立乃
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眾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
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為留後
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
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
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
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未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
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
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

異本注遂古
本作逐

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
以兄事弘信常為卑辭厚幣以聘魏魏遣使者至梁梁
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
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
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
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
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
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貝城紹威求救於梁
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
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
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
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

樂彥自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佐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亡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由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當勳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怒兵數百會嗣勳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瀘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發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

異本注遂古本作逐

人

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候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大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下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噉生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當攻燕不能下令紹威折簡乃

今

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
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人不
用兵願伐木安楊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
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廬凝督其後舟
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
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
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
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事梁索拜太師
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二人廷規
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十年八月為楊師厚所
逐徙為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為宣義軍節
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為秘書監附馬都尉光祿卿

唐莊宗時為左右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使
罷為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之
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
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甚富擬王侯
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
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閣廐官
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
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
用為第一勳王偁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
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部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

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郃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
為梁兵所敗敗兵反入城遂郃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
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
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
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
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
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
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
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
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
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闡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
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

以為子更名曰都其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
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
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儻假道中
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儻已去甲士入
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
第功行賞因隸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
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
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
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
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母發兵莊宗取所獲文
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李
郁當弒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為新州防

德使處直見莊宗以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
比招契丹入塞必牽晉兵且許召郁為副都聞之不悅而
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處
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
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
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也
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
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提其脅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
右無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
見于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
中處直以為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
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新

唐之家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
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懼甚以其子繼安娶都女以都為義
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
以繼安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
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
往來定州都饋多關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
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
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檄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
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
丹為援契丹遣禿飯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
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弘壽
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

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
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飯得殺
騎逃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關得一男子愛之使冒
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
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此莊
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
者曰此繼陶也共誅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
守城呼禿飯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
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
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
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辛
苦明宗時歷具忻密檀隰州刺史范廷光反于鄴晉高祖

以廷胤為楊光遠行營都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
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
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
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斬
廷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
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充地
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爺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有
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欲使居軍中徙為
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
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
歸出怨言匡威為其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為壽陽鎮將仁恭多
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萬尤護每對萬涕泣自言居
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
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臣僕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晉其
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
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
與晉王以書徵責謂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
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
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弼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其
子請命于唐昭宗遣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
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赤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
昭宗卒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

黃魏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城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
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
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
漠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
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
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驍長蒿深溝高
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折
骸而饜或丸墮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
為之攻路州以牽梁圍晉破路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
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燕美女克
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莫可不死令燕人用墮土為錢悉
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

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孫之仁恭怒皆守光逐之
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
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喜元行
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
率兵討守光至于廬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
兵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雞蘇守
光兵敗守文陽為不忍出於陣而呼其眾曰毋殺吾弟守
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
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充等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
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
瑾土馬相食其鬚髮充等率城中饑民食以樹葉殺務
自殺以餉軍父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是益驕

鐵

為鐵籠籠制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
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他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
曰我衣此而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為不可梁
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
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
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肯之今急
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為卡莊子也遂不出
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掠邢洛至于黎陽守
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
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一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
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
利而漢敗楚今吳越千里以伐人而疆燕在其後此腹心

一本晉字下有王字

之患也乃為之班師守光益以為諸鎮畏其疆乃諷諸鎮
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
昭義武王憲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
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
定河東沁澤潞閻門使王曠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
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
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
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
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
晉使者下微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倉
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
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三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

室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
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曠齊涉為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
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
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
威將二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承武
順諸州皆迎降守光披圍經年累戰嘗敗乃遣客將王遵
化致書于德威曰子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
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
子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
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
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有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嘗
尊崇本不能為朱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

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二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姐上肉矣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日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東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國嬪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

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頓首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嬪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二十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澣傳汝舟校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茂貞
 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
 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
 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
 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
 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
 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
 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
 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
 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以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

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
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親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
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
彥君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
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
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
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
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此日雖欲誅其錯以謝諸侯恐不
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辱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
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
與聚承天門湛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舊駕軍

五十四都戰于整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
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
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皇驛
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
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
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
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
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
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璣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
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
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尋縣斬
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滑北請擊茂貞昭宗以

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死之以為德而莫緩急之可恃也
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嘆曰唐
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
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親京師
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
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
貞韓建為茂貞請乃已父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
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而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
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強以為外
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
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
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踰年茂貞每戰輒

賊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
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又
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
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
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
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
求路以為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
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
乎二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
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
惟唐亡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
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鳴狝

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
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
可為炬也有優者謂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
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
蔡鳳皆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二十州者據
秦成皆屬邠寧慶衍
鄜坊邠寧洋也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
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曦來朝莊宗以
其耆老其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
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曦為人柔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
從曦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宏在
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宏遣從曦部送王衍行

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曦遂東至華州聞莊宗
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曦遣人誅之從曦
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餽貸其過雖不許士人
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曦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
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
人叩馬乞從曦廢帝入立復以從曦為鳳翔節度使卒年
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為蔡州軍校諫忠武軍將
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
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
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
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為潼關防禦使華

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
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
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日以視之久而漸通文字見
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
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
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
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遯歸河
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
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
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綏
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
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咎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

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
也巴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
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
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屈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
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
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
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
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
師作苦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
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
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

自請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
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飛賊
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廷王
戒不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不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
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
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
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家天子厚恩至此欲
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
因泣下欷歔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
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
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嚮長安

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
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
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
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少康杜稷安危繫卿兩人次
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
太祖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
充德之表建平廬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太
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為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
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為夏州
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

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任起自非有大善惡豈悉於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為軍事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彥昌為節度使後梁節度使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彥昌是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為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

其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彥超自立為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比通契丹恐為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彥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彥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彥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僻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彥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夾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彥超為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彥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節軍本作節度

五代史卷四十一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武唐即以爲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見于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郾正李周彝鳳翔李茂貞自關中爭戰繼遜與夏州李惠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使知後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人皆愛之為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為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為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質作亂澄乃上章請師于朝明宗以康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微茂貞表

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為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耻間遣人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兒儷我已為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雅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柳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年為其子彥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李茂貞將胡敬瑄為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瑄為將敬瑄死

五代史高平

其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敬璋于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彦安坊州李彦昇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仁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于鎮苗胤兄弟皆驍勇而未嘗戰以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

其子萬興死子允蹈代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為虜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為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蹈為首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舅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入以美原縣為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邠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

最固韜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
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手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玉
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其後宋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
懼求徙它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
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季
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有之矣
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
之勳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
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
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

動其心歟然而聞温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
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
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
既刻石以告後世母作下宮母置守陵安其意丁寧切
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
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
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各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二十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
 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群盜起南
 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
 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眾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
 為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
 等主也。眾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
 者如此。木眾懼，乃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
 攻朝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
 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
 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二十九

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
大懼謂全播曰安詔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
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
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為北巖急追之
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弟戰功全播來推諸將光稠益
賢之梁初江南領表采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
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
以光稠為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
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
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開門拒延昌
延昌身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
命於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

其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
靜全播應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
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
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
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
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克悍矯勇文身短髮唐廣明中湖南
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品景忠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于
大澤中乃擊鮮醺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五長號土團軍諸
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蠻
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勣遂據朗
州請命于唐昭宗以禮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特遣

陽人向環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未歸昌鼎
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工攻劫州縣
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城內出兵救洪內戰敗弱水
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
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魚窟
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
嬉水上父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
斬其城上為長槁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附
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
恭彥恭恃暫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
殷擒其弟彥雄等十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
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
起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殲勝遂觀察使自稱
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冷人杜洪者亦
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父之洪敗死是
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
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
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
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鍾天止久全諷聞
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
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
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為節度三年吾將自為
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襲

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二年全諷等起兵
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揚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
入于吳

趙匡疑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諱事秦宗權為申州刺
史宗權反德諱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諱
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權所困
聞德諱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
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諱功多德諱卒于匡疑
自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疑遣其弟匡明逐
彥恭太祖表匡疑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時
唐襄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疑兄弟貢賦不絕匡疑為人
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脩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

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等將兵
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將
假道于匡疑以聘于揚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為梁得
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叔琮康懷英等攻匡疑
叔琮取必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疑懼請盟乃止太祖已
弒昭宗將謀代唐畏匡疑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疑對使
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它志太祖遣揚師厚攻
之太祖以兵駿漢北匡疑戰敗以輕舟奔于揚行密師厚
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疑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
鎮時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疑曰僕世為
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
公生死之具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

方宴食青梅匡疑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懷
渥遷匡疑海陵後為徐温所殺匡明卒于蜀

宋史記卷第四十一終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三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
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
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
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
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
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
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為秦宗權所困
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充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
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
乃馳檄交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

充下本有州字

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田
有蔡賊而北敵獨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
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今汴橋
宣瑾兄弟名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儻有
大志充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
乃選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充兵發遂虜克讓晉
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
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
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
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寶
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充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
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

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乘送
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
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
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
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
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充瑾城中
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
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實不納又
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揚行密聞瑾來大喜解
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
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
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溆及隆演相繼立皆
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
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
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
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
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
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一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
釋馬使相蹶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僞其首馳示隆演曰
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怒
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
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和
詰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

何為溆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
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竊之
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
新土斬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
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苑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
疽醫者視之色懼理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
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
無棣人洪霸即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
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
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
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

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棗州師範
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大
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
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還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諷其
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
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棗州破張
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
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于鳳翔宦官
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
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
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
已東下克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

遣張勳厚以壯士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
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妻
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
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逐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
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戰死復遣
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為怯不敢
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當還
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魯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
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
劉重霸下其棗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
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
祖即位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

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仁家為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離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執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阬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阬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為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稟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為盜是時曹冀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

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眾依諸葛莖於河陽莖以罕之為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莖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莖表罕之副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官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莖死其將劉經立莖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反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為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為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眾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為積聚罕之

用兵言嘗供給其軍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軍
之召言軍吏答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
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
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沁河乃歸太原李克
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頌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
孟間啖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
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為捍
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為邠
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
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
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若五星見
隣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者幸也寓為言之克用

克用不對他言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快
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他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
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
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他
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旣伊鐔
等遣子頌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
為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
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頌與莊宗遊甚
狎後罕之北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頌莊宗與之駿馬使
奔于梁梁太祖得頌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
故頌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頌與其謀拜右羽
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衍三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

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師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廣明中路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為先鋒潯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俗人勁悍自劉積以來嘗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為昭義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皆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東救於梁梁方東事充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卒

帥
1

孟方立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潞州而鎔以他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淦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醪而卒軍中以其弟洛州刺史遷為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為汾州刺史後以為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

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路以遷歸于
梁梁太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
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為後重榮卒
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
節度使琪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琪瑤以書與梁太祖言
珂故王氏蒼頭小子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
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琪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
茂貞為援行瑜等上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晉
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
璣等而去琪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
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命

為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琪陝
州琪為人慘刻嘗判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
偏將李璠因琪戰敗殺琪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
移兵西而昭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
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為患乃領張存敬侯言以一
大繩與之曰為我持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合山破晉絳二
州遣何綱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
以綱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
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耶晉王報之曰梁兵為阻
眾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
為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
今朱公并約以真攻其勢不止於解邑若邀邑朝則西

長安

長安

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頓與華州出丘童闕以為應茂
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
陣者守陣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
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昔懷疑請先斷臂珂曰
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鴟
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頓從者猶得其半不
然且為款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為然梁太祖自同
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為舅珂乃登城呼
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
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請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
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
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即君若以亡國之禮

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嗷啼乃從珂於汴
太祖以珂晉婿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
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
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秦寧鎮國軍節度
使末帝時為開封府尹貞明五年代賀瓚為北面行營招
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
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
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為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
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
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
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
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其

卷之三

晉書

七

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
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趙擊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擊幼與羣兒戲道中
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
見之驚曰大吾明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勇果重
氣義刺史聞其材召至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
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擊引兵擊敗之仙芝乃
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
相與詣忠武軍求得擊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擊陳州
刺史已而巢陷長安擊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
市人所誅必驅其眾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
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

其弟相翔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相擊破之
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汝州
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眾圍擊置秦磨寨糜人之肉以
為食陳人大恐擊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
曹勇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
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
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
主弩工皆不識其器琳創意理之弩失激五百步人馬皆
洞以故巢不敢近圍瓦三百日擊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
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於西華西華
有積粟巢將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
擊兄弟迎謁馬首甚恭擊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

凡 1
巨 1

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已恩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
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
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巢兄弟力拒之卒
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
彘節度使彘已病乃以位與其弟勣後數日卒勣乘大寇
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元謹梁宗戰四方勣饋輓德
未嘗少懈勣卒翔代立翔頗知書乃求鄧艾故亦決翟王
岐漑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
韓建取同華徙翔為同州留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
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彘次子巖梁
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
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

惟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婿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
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
帝為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
之巖為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秦
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詔巖自以
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附馬杜棕位至將相自秦其豐恥
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
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為
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
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
為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
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為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

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為師厚邪不
若分相魏為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為然乃分相
澶衛為昭德軍牙丘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
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嚴曰古之
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
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淮北雖失天下幸安鎮陛
下力行之敬翔以為不可曰今府庫虛實箕斂供軍若行
郊裡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
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
水矣或曰下鄆鄴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
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
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鎮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

矣敬翔以為然嚴與漢傑皆以為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
章周段凝皆嚴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為
登建國樓以問群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
雖使人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口天下兵徐圖之
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嚴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
何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嚴用事時許州溫韜充曲事嚴
嚴因顧其左右曰吾嘗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為
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嚴素所善段凝
奏請誅嚴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
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

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孽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孽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謂行襲擊喜什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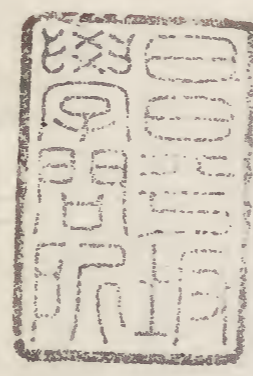
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蜀皆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爲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必其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孫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曼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曼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旱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殺自生唐哀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諡曰忠敬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終

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終



文化乙亥

